

# 走进苏博“苏州织造”展 观江南繁华 品苏作匠心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明清时期的姑苏城有多繁华？苏州匠人有哪些绝活？苏州织造除了织绫罗绸缎，还有什么功能？

苏州博物馆年度大展聚焦“苏州织造”，联动10家文博单位，精选90余件文物展出，《清明上河图》（仇英本）、《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驻跸姑苏》等重磅展品接续亮相，清宫珍藏玉器、漆器、丝织服饰等汇聚一堂。通过“姑苏城内织造官”“选派江南诸能手”“宫廷用器出苏州”3个叙事单元，带领观众了解真实而立体的苏州织造，感受苏州文脉与苏作匠心的传承。

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介绍，清代苏州织造作为连接江南与宫廷的重要纽带，既是国家行政与制造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地方资源、技艺与人力不断流动、运转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网络的运转中，江南的技艺、物产与审美得以传入宫廷。苏州织造不仅制造了物品，更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

## 历史图卷中的苏州织造

何谓苏州织造？这是清代承袭明代织染局制度，在苏州设立的专司宫廷纺织品生产的官方机构，与江宁（南京）织造、杭州织造并称为“江南三织造”。苏州织造署旧址位于今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当时的太湖名石瑞云峰仍在其间。

此次展览策展人、苏州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工作人员杨宇萌介绍，从《大清会典》的规定和历年实际织造的内容来看，江南三织造在管理上为一体，在承接的任务上侧重点略有不同。江宁织造生产的匹缎主要是供皇帝或皇室的“上用”缎，此外还专门制织神帛、浩敕、采缯等。而纺丝、绫、杭细（杭州出产的细丝织物）等“上用”以及内务府所需，主要由杭州织造承办。苏州织造则以户部、工部派缎匹为主，也制作内务府所用衣料、殿堂装饰等，并承担各种绣活和各类布匹的采买。以织造工艺论，三织造各有所长，如江宁的云锦，苏州的缂丝、宋锦，杭州的杭罗。

展览的序章展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代徐扬所绘《乾隆南巡图》中的第六卷《驻跸姑苏》，让观众直观感受乾隆时期姑苏城的繁华盛景和苏州织造署的风貌。此卷描绘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南巡时自浒墅关至苏州织造署的沿途盛况，以大运河为轴线，经枫桥、虎丘、阊门、万年桥，最终由胥门入城，驻跸苏州织造署行宫。画卷全长21.4米，为十二卷中最长的一卷，绘有约3500个人物、1200间屋舍。画面中舟楫往来，其中一条船上装载着成包的纺线；店肆林立，一条街上有制作蟒袍、官衣的店面；百工并作，除了织绣，还有虎丘花艺等地方技艺。画卷的终点定格在苏州织造署行宫，从康熙南巡起，织造署行宫就是皇帝南巡驻跸之所，厅堂、园池齐备，规模宏敞，这恰恰是苏州织造在清代国家体系中兼具多重功能的体现。

据介绍，苏州织造官虽然只是正五品，但有钦差的身份，且在康熙时期兼具“密折奏事”功能，实际权力很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其内弟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任职长达30年。此次展出的青州博物馆藏《李煦四季行乐图》描绘了

李煦在春夏秋冬出行的场景，据学者扬之水考证，图中主人公的年纪大约五六十岁。

## 走进宫廷的能人巧匠

清顺治八年（1651年），苏州织造改“金报”为“买丝招匠”制度，由织造局按照额定织造钱粮，自行购买丝料，从民间招募工匠在织局织造。当织造局编制内织工无法满足生产需要时，还会启用“领机给贴”与“承值应差”制度，从民间行会雇佣临时工。至此，苏州织造得以实现集中生产，织、染、绣、检验全部在南北局内的300余间专用工坊内完成，一改“姑苏岁造，旧时散处民间，率皆塞责报命”的积弊。

苏州博物馆藏清代《织工十景图册》完整展现了清代丝绸织造的生产流程和作业场景，10个场景中出现的60余个人物均为男性，主要是从事丝织业的操作工人，画面中偶尔出现头戴红顶帽的人物，是负责管理织造的官吏。

除了完成生产任务，苏州织造还承担着选派工匠及伶人入宫的职能。展览中呈现了朱彩、徐鸣彩、金震霖等清代苏州籍宫廷工匠的作品，并通过实物与档案的并陈，让观众看到“南匠北用”制度下一个个鲜活的人。

朱彩是清代唯一被允许在作品上刻名的宫廷匠人，承办了大量制玉活计，清宫档案记载其月薪为四两钱粮。据故宫专家考证，朱彩是乾隆早期著名的刻字玉工，由苏州织造选送入京，深得乾隆赏识。故宫博物院藏朱彩款青玉“御制九符”册，共12片，首页饰双龙以及海水、崖岸等图案，玉册内容为合璧连珠、黄河清、房山凤凰等九种祥瑞，合成“九符”，最后一页落款“臣张胤奉敕恭书”“小臣朱彩奉敕恭书”。

苏州织造还通过御厨将苏帮菜带入宫廷，苏厨张东官便是其中的代表。乾隆膳单中经常出现张东官的名字，还曾把他带到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备膳。宫中设有苏造（灶）铺专营苏帮菜，如苏造肘子、苏造丸子等。

清代宫廷戏曲演出机构之一设在景山，专门遴选民间学艺的弟子。苏州织造负责从苏州梨园总局“老郎庙”遴选民间伶人进宫，特别是昆曲艺人。展览中有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戏服——绿暗花缎绣缠枝莲纹采莲袄，由苏州织造承制且墨书“景山”。此袄为圆领、对襟、阔袖，衣身用套针、缠针等针法绣缠枝莲纹，纹饰绚丽生动，绣工精湛，袖口及裾、下摆镶一道黑缎平金夔纹边。

## 巧夺天工的苏作精品

乾隆时期，苏州织造达到发展顶峰，织机近800张，年产丝织品约3900匹。除了负责宫廷使用的各类丝织品外，苏州织造还承担了种类繁多的活计，涵盖仪式典章、文房四宝、包装艺术、生活娱乐等范畴。由于乾隆对苏作的偏爱，苏州织造成了宫廷的“万能承包商”，“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宫廷美学，同时也促进了苏作技艺的发展。



脱胎漆香色地五彩描金西番莲纹佛日常明圆盘是苏州织造在乾隆朝接到的第一个订单，清宫档案对此有明确记载。此盘通体先髹一层素黑漆，盘内壁再髹香色漆，外壁以香色漆为地，采用彩漆描金技法装饰篆书“佛日常明”四字，以西番莲花间隔，外方框内有“乾隆年制”楷书描金款。这件漆盘色彩艳丽，描金漆闪耀夺目，脱胎轻巧，体现了苏州工匠高超的技艺。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剔红嵌玉落花流水纹馨式双层盒是苏州雕漆和嵌玉工艺结合的精品。盒为双层，通体髹朱漆，盒壁雕落花鲤鱼戏水图，盖面嵌碧玉，雕刻纹样与盒壁相同，器物造型与纹样合成“吉庆有余”寓意。

春屏彩胜是清代宫廷专门用于立春时令的一种挂屏，表达喜迎春到、纳福采祥之意。据介绍，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宫对春屏彩胜的定制持续了30年，并且只让苏州织造承制。此次展出的紫檀木边嵌牙骨珐琅大吉葫芦图挂屏便是保存完整的春屏彩胜实物，以紫檀木做框，屏心漆地，用各种珠宝镶嵌成吉祥图案，如大吉福禄（葫芦）、吉（戟）庆（罄）有余（鱼）、太平（瓶）有象等。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明黄色缎绣彩云金龙纹男棉朝袍、缂丝极乐世界图轴体现了苏州织造技艺的顶尖水平。这件朝袍面料为明黄色素缎，上衣前后及两肩各绣金龙一条，周围饰五彩祥云和福寿海图案，袖端、腰帷、下裳等处亦绣金龙，全身共有金龙43条。作为朝服，此袍饰有日、月、星、辰、山、火等十二章纹饰，华美富丽。

缂丝极乐世界图轴根据清宫画家丁观鹏所绘《极乐世界图》画稿缂制而成，堪称清代苏州缂丝的巅峰之作。据《活计档》记载，乾隆命苏州织造分别以刺绣、缂丝、织锦三种工艺制作《极乐世界图》。此次展出的这件作品为缂丝本，缂丝特有的“通经断纬”技法让图中的佛光、祥云呈若隐若现的效果，格外动人。

嘉庆之后，苏州织造逐步走向衰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裁撤江南三织造。但苏作技艺依然传承不绝，在当今时代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展览期间，苏州博物馆举办专题讲座、特展共读、非遗手作等活动，并根据《乾隆南巡图》等重点展品，推出“姑苏繁华·锦市行歌”沉浸式体验活动，让观众深入感受古今苏州的风雅韵味。

图①：清乾隆脱胎漆香色地五彩描金西番莲纹佛日常明圆盘。苏州博物馆供图  
图②：清代戏服。苏州博物馆供图  
图③：清乾隆明黄色缎绣彩云金龙纹男棉朝袍。苏州博物馆供图  
图④：清徐扬《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驻跸姑苏》（局部）。王建康摄（人民图片）



参观者细看展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蒲松龄唯一传世历史画像……“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日前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精选展品240余件（套），通过“灵生万物”“情通万类”“笔述万相”“思接万方”4个单元，呈现聊斋故事、作者生平、衍生创作与研究成果等，阐释故事背后重情重义的价值观念与作者深沉的济世情怀。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生于山东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他一生科举不第，无缘庙堂，大部分光阴都浸润在家乡淄川的乡土与烟火气息里，以民间流传的鬼狐故事为蓝本，创作出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始作于清康熙初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首次集结成书，蒲松龄亲自题写《聊斋志异》，并邀淄川名士高珩与唐梦赉作序。其后屡次增补修订，历时40余年终于完稿，全书共收录490余个故事。

传世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为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此次展览中可以看到这份珍贵的手稿，泛黄的纸页上书写着工整的字迹，展示的内容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画皮》故事。

一同展出的还有国博馆藏《柳泉居士词稿手迹》手稿本和蒲松龄抄蔡琰《悲愤诗》手稿，蒲松龄纪念馆藏《聊斋表文草》手稿本、《拟表九篇》手稿本以及蒲松龄抄前人诗、赋、文手稿本残本和蒲松龄抄《庄子·秋水》篇手稿本。三地馆藏蒲松龄传世手稿首次齐聚一堂，颇为难得。

《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便被不断传颂、阐释，为后世艺术家提供了二次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国博馆藏《聊斋图说》相传为清光绪年间宫廷进奉之礼，共46册，以细腻工笔与鲜活设色描绘了725幅画面，对应《聊斋志异》中400多个故事。作为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聊斋志异》题材绘画集，《聊斋图说》再现蒲松龄笔下的奇幻世界，并折射出晚清民间信仰、社会风俗与审美趣味。

一幅蒲松龄画像吸引了许多人驻足端详。这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蒲松龄四子蒲筠请寓居山东的江南画家朱湘麟绘制的。画中蒲松龄身着清代贡生公服，头戴红顶黑呢暖帽，左手拈须，端庄而坐。画像上方有蒲松龄亲笔题跋两则，其一自嘲“尔貌则寝，尔躯则修……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透露出晚年对自己人生的感慨；其二则坦言“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所怪笑也”。这是保存至今的蒲松龄生前唯一肖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蒲松龄纪念馆。此次首度亮相国博，让观众可以看到“聊斋先生”的真实样貌。

展览中还有一组蒲松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品，多为简朴的生活用具，包括锡酒壶、锡酒杯、铜烟袋配件、铜簪、耳挖、念珠手串等，还有蒲松龄生前珍爱的龙纹纹铜镜和“大明宣德年制”款铜炉。墓中随葬的4枚寿山石印章，分别镌刻“蒲氏松龄”“松龄留仙”“留仙”字样和“柳泉居士”图印，其中“蒲氏松龄”印和“柳泉居士”图印在朱湘麟所绘画像上也有出现。

一只带提梁的八棱形铜手炉，是蒲松龄在淄川毕府坐馆授徒时所用之物。蒲松龄大约40岁时到毕府教书，一待便是30年。毕家乃当地名门望族，藏书宏富，为他提供了难得的阅读与创作环境。冬日寒窗，这只手炉为蒲松龄带来一掌温热，见证了他文思泉涌、笔耕不辍的时光。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副楹联是郭沫若1962年为蒲松龄故居题写的，精准概括了《聊斋志异》的题材特征与文学价值。同年，郭沫若建议加强故居保护与文物征集。1980年，当地在故居基础上建设蒲松龄纪念馆；2024年，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自19世纪以来，《聊斋志异》已被译为数十种语言传播，成为海外知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展厅里陈列着不同文字、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其中，《聊斋志异》最早的英文译本——《中国书斋神异故事》。该书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翻译，1880年出版于伦敦，共包含聊斋故事164篇。

除了丰富的展品，此次展览的展陈设计亦别具匠心，以幽深的“竹林”环境烘托出《聊斋志异》的奇幻氛围。展厅里复刻了蒲松龄书斋场景，并设置互动体验项目，引领观众走进幻真交织的文学天地，感受蒲松龄的才情与哲思。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韩瑞亚参观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在国博，  
随蒲松龄  
「心游万仞」

本报记者 邹雅婷

